

时代呼唤柳青精神

——评大型话剧《柳青》

■陈先义

烟袋,甚至剃光了头,完全剥离身份、地位、权力和名誉这些束缚,携妻带儿在陕西原上过上起农民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了解了农民的酸甜苦辣,熟悉了关中百姓风俗,所以他笔下的关中生活常常带着泥土和五谷的芳香。他的《创业史》不仅语言达到美的极致,还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史诗品格的一部杰作。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专门谈到柳青的创作:“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就应该以柳青为榜样,深入生活,体验百姓的衣食冷暖,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为人民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话剧《柳青》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柳青生活的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作品通过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与自己的作品黏在一起的作家、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的作家在人生颠沛中的苦闷和思考,而透射整个时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过程,《创业史》中原型人物的人生故事、柳青一家的命运与皇甫村人的紧密联系,编导非常精妙地把它们在剧中融为一体,让观众不仅看到柳青的命运跌宕和高贵品格,也看到《创业史》中人物的舞台形象。柳青到皇甫村,不是一开始就专注于《创业史》的写作,而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曾经的领导干部身份加入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中。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矛盾,他不是袖手旁

观,坐等上级指示,而是积极主动地去调查研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良知和远见实事求是地面对各种问题,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他支持《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秉德带领农民大胆实行合作化运动,在关键时刻给这位年轻的领跑者以信心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已经不是一个旁观收集素材的作家,而是直接冲锋在一线的战士。所以,关中百姓都把这位甘愿与他们同甘共苦的干部当作自己的贴心人。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何谓用心,那就是心系人民,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何谓用情,那就是对人民充满爱的情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做到一字一句总关情。何谓用力,那就是下苦功,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社会奉献精品。《柳青》便是一部在艺术上下足功夫的作品。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随处可见的“陕西元素”让人有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那些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那些或隐或现的秦腔背景音乐,还有那个串联全剧的衣衫褴褛的说书人。这个巧妙的安排,把民间艺人的生活故事精彩地镶嵌剧中,从而使其既是剧中的一个角色,又成为剧作者表达意图的一个传声筒。这一戏剧元素的成功运用,使整部剧层次分明、段落清晰、浑然一体,这个人物给整部作品平添几分幽默和诙谐。

作为一部话剧,编导特别重视对

人物的塑造,比如正直善良、憨厚淳朴,有干劲、敢担当的年轻人王家斌;执拗自私、有点怕了的王三老汉;跟风摇摆、忘记初心、又有几分官僚的干部韩健;幼稚浮夸、想走人生捷径的文学青年黄文海;还有跋扈自私、胡搅蛮缠且有几分憨直的雪娥等等。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构成20世纪50年代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形象。除此之外,作品的感人还在于剧中大量引用柳青作品的原话,听来不仅通俗明了,而且发人深省,让人回味无穷。如“等瓜熟透了,瓢就一样了”“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其实人跟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就越要把根伸向黑暗的地底,从那阴暗潮湿的深处汲取向上生长的力量”“你知道啥叫幸福吗?幸福就是一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把灵魂安放在最合适的位置”。皇甫村的这片土地,就是我的位置”这些柳青真实语言在剧中的嵌入,与剧情有机融汇在一起,使作品充满哲理、充满警示。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身为军旅作家,唐栋善于思考,其每一部作品都饱含浓浓的思想内蕴,饱含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这部话剧《柳青》同样融进他对当下文艺创作的思考,融进他对那种不愿深入生活、不愿接近百姓、只习惯躲在城市高楼门内造车之做法的担忧和批评。今天,我们太需要柳青这样的作家,太需要柳青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到人民中去、和人民打成一片、用人民的话语记录时代,不高高在上、不和生活脱节、永远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传家风
立家训

我和父亲一起走过的军旅路

■刘恒

家里有一面墙,墙上都是我和父亲的奖状和喜报。

父亲1973年入伍,成为原铁道兵第五师二十四团卫生队的一名战士。第二年,父亲就跟随部队从蜀地转战大西北,投身南疆铁路的建设,1979年部队调整改革,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棉纺厂工作,加入到经济建设的队伍中。我2002年入伍,走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场,来到“东方之珠”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15周年、20周年阅兵,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少校军官。

从小我就喜欢追着问父亲,墙上的奖状他都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跟我说,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钢钎在大西北凿出来的,是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荣誉,是他一辈子的骄傲。受父亲的影响,18岁那年我参军到部队。临走之前,我跟父亲讲:“爸,我一定当个好兵,未来我将跟你争夺这面墙的‘主权’!”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回答:“参军光荣,以后你对国家就立下了军令状,无论和平或战争,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活着就拼命干!别忘了爸爸可是老兵!”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16年来,每次回家我都会把取得的荣誉证书或者立功喜报给父亲,接过手他总是反复摩挲,然后用相框装裱好,小心翼翼地挂在他的奖状后面。

二

父亲的营盘在天山腹地的阿拉沟,父亲的“战场”在南疆铁路线。他曾这样描述:“抬头望天无飞鸟,低头看地无寸草,举目八方细眺望,视内无片见炊烟。”我见过父亲在阿拉沟的照片,光秃秃的天山山脉围着一座座土坯房,一条雪水融化的河流穿行而过。父亲说那里冬天极其寒冷,土地像是凝固了一样坚硬无比。他的战友们嘴唇冻得开裂,依然咬着牙没日没夜地凿山开路,双手干裂,在挥钎时摩擦出了血,却丝毫没有察觉。

父亲清楚地记得,病房里每天都会接收很多晕倒的战友,他们都是干着干着就突然倒下了,“实在是太累了,一顿咸菜、胡萝卜干要撑8个小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开山、放炮、抱风枪、运石渣基本靠人力,8个小时可能就能推进1米。父亲说:“这条铁路是用官兵的血汗浇筑而成,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英雄的身躯长眠于异地新疆,昼夜倾听着车轮的震响。”

父亲的遗憾,在于只服役6年。但他脱下军装后没有任何怨言,在棉纺厂一干就是20年。在厂里,他把自己当成建设经济的“战斗员”,兢兢业业、老实本分,退休后还时常惦记厂里的工作,为厂里出谋划策。

比起父亲,我要幸福得多。我所在的单位都在大城市,韶关、北京、广州、深圳、香港……哪一座城市都比大西北繁华不知多少倍。同样面临部队改革,我还能幸运地穿着军装继续参与部队建设。

2009年,我在首都北京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父亲一直在电视机前守着。他说当我所在方阵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他仿佛又听到阿拉沟的战友们的高呼:“打通了!隧道打通了!”是啊,阅兵村里的训练虽然不能与牺牲生命相提并论,但2小时不动、3小时不晃、4小时不倒的训练标准,也曾让我看不到希望。每天训练下来,因血液循环不畅,手脚肿大;肩膀被枪背带压得红肿破皮,汗水渗进皮肤疼痛无比;双脚在厚重的作战靴里被汗水浸泡,遇上合练,来回10公里的路程,汗水就变成了血水。但每次思想松懈时,我就会想起父亲的告诫:“当兵就不要当孬兵!”10个月下来,我没有休过一个周末,始终坚持训练,还当上了标兵,荣立三等功。

父亲想让我在部队成长,书写他的军旅路。2015年“9·3”胜利日大阅兵,当习主席宣布裁军30万时,父亲比我还紧张,害怕儿子因为改革也要脱下军装。但我比父亲要看得开,跟他说:“爸,你放心!儿子的进退走留都是部队的选择,现在国家和军队强大了,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在哪里干都是干!”这3年,我专心本职工作,从指导员干到教导员,父亲悬着的心才慢慢踏实。

三

父亲喜欢给我写信,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有他的鼓励和教育。

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后回到单位,团里把我捧成了“宝”。电话中,我滔滔不绝地跟父亲讲战友有多崇拜我,做了好几场事迹报告会,等等。父亲隐约觉察到我的骄傲和浮躁,1个月后,“药方”寄到。“毛主席讲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刘恒,你知道当年我们打通隧道要花多长时间吗?要有多少牺牲吗?所以隧道一

母亲的牵挂

■孔庆栋

你妹妹还觉得好笑,我这个当妈的看了心里真难受。”我安慰母亲说:“没事儿,当兵的谁在乎这个啊,我是对这被子有感情了。”看完被子,母亲便围着屋子左看看右看看,摸摸这儿、晃晃那儿,随后便和父亲走了。

刚送走父母,单位打电话说有急事,我便急忙赶去处理。没想到下午回到宿舍,立马眼前一亮,我的宿舍竟然被“装修”了!床上换成一套蓝灰色条纹的床单和床单;桌子擦拭一新,铺上晶亮的玻璃板;行李摆放得整整齐齐;墙壁变得洁白,弄脏的地方已被砂纸打磨过。而母亲和父亲此刻正蹲在地上,替我摇晃的木床拧紧螺丝呢。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的鼻子泛酸,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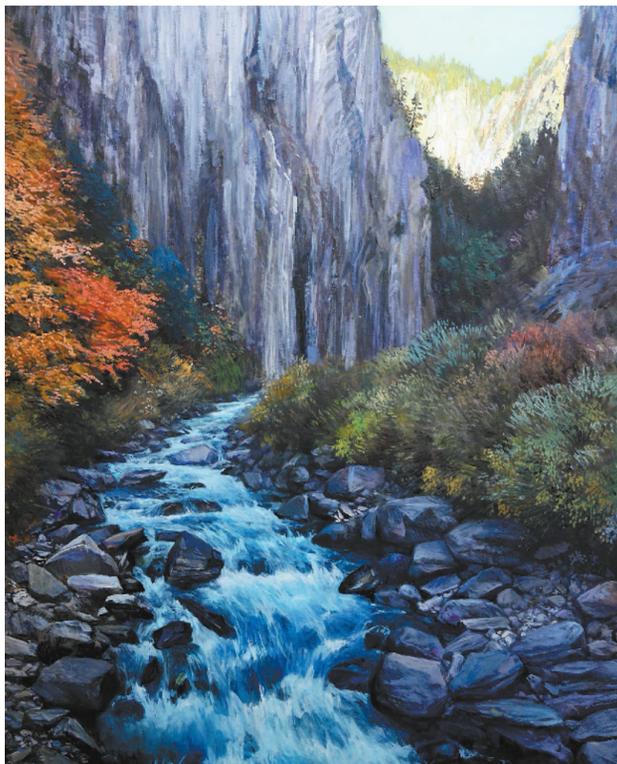
我一直是我母亲心头的牵挂。刚上军校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他们把我的照片铺在桌子上,想我了就瞅一眼。有一次老家下大雨,母亲想知道我们下雨时会不会训练,就自己打伞跑到老家那边的武警部队门外。父亲说,那天风雨交加,母亲浑身都湿透了,雨伞也坏了,看到部队院子里没有战士训练才放心回来。

大四那年冬天,一次我打电话告诉母亲:“今夜我在后山站岗。”母亲问:“还有别人吗?”我说只有我自己。第二天,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妈昨晚半夜非要到郊区山上去,说儿子一个人在山里站岗,她要去感受一下害不害怕。”

家乡的冬天寒风刺骨,还在病中的母亲就那样站在漆黑空旷的山坡上,竟只是为了体会儿子在寒夜中站岗的滋味。

电话中我打趣道:“妈您多虑了,我堂堂七尺男儿有什么好怕的。”说话间我已泪湿眼角。天下多少母爱,就是这样细腻而温暖,她只愿与你感同身受,分享你的喜与乐、体谅你的苦与愁、包容你的不完美。

这些年,母亲每次来济南小住,最喜欢看我穿军装的样子。在她眼中,儿子永远是帅气的。看到我军装上有油污有了折痕,她总是细心擦拭、小心熨烫,母亲告诉我,军装要穿得笔挺、整洁,要时刻打起精神,保持军人的精气神儿。



川西秋色(油画)

朱志斌作

集合

(外一首)

■赵玉亮

把目光聚在一起
把脚步聚在一起
把智慧聚在一起
把力量聚在一起

熔成血性
锻成骨气
铸成信念

听得清心跳
听得清呼吸
听得清青春激越的律动

只要一声令下
就像万壑不摧的炮声
一齐射出去
将目标一一击落

点名

一声呼叫
一声答应
此起彼伏
似奔涌的海水一浪紧追一浪
每一个名字
仿佛又打磨一次
更加明亮
每一个心灵
仿佛又清洗一遍
更加纯净
而装备的警惕性
如同铆在舰上的螺丝钉
越拧越紧
越拧越牢

短笛新韵



2006年,我军校毕业分配上了岛,成为某海防部队一名排长。岛上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似乎有使不完的干劲儿。两年后,我被选调到机关,后又来到济南工作。

2009年国庆节,父母和姐姐从家乡开车赶到济南来看我,远在大连求学的妹妹则是坐火车来与我们团聚。吃过晚饭,父母和姐姐回到宾馆休息,我就等待到点儿去火车站接妹妹。

凌晨4点,妹妹到了。怕打扰父母,我便将妹妹接到宿舍。宿舍是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筒子间,住着我和同事两个人。房间极其简陋,两张床、一张桌,我们经常自我打趣这是“家徒四壁”“一清二白”,不过军人以奉献为本,不讲享受,每天加班回来都已深夜,往被窝一钻,再简陋的地方都觉得很舒适的温床。

这次假期回家探亲,正好让妹妹休息。到了公寓楼,没想到却引来妹妹阵阵“恐惧”:“哥,公共厕所居然没有灯!”“哥,楼道太黑太恐怖!”……

我给妹妹铺好床单,她刚打开我叠成“豆腐块”的被子,竟又惊呼起来:“哥,你的被子太可怕了!”我一瞧,那是上军校时发的军被,盖了4年,毕业上岛我又将它打包带到连队,后来辗转更换工作单位,一直和它相伴同行。这不,它已经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脆弱不堪,破裂处有棉絮丝丝缕缕地翻露出来。要不是妹妹说,我平时都没大注意呢。

第二天,全家去景区游玩,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中午吃饭时,妹妹突然开口:“哈哈,笑死我了,哥哥的被子都破得打卷了,他还盖着呢。”大家纷纷向我询问,唯有母亲默不作声。吃完饭,母亲不肯回宾馆,执意要我去住的地方看一看。

进了屋,母亲翻了翻我的被子,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捧着被子说:“儿子,被子破成这样,咋睡?你也不说,

打通的喜悦和感动,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但再兴奋我们也不会忘记前方还有路,前方依然艰辛……”父亲的信像涓涓细流,流过了我的心坎,清澈了我混沌的心境。我重新拾起汽车连副指导员的工作,踊跃参加比武,在集团军军车管干部比武中被评为“训练尖子”,再次荣立三等功。

选调到驻港部队后,因岗位需求,我的职位从副指导员调整为副连职排长,父亲十分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心有不甘,于是提笔写了一封鼓励信寄到香港。“数九寒天,我们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战友们围坐在一起,一张张青春的笑脸被映得通红。维吾尔族战友迪里木拉提跳着欢乐的舞蹈,二班长黄忠祥边拉二胡边唱《沂蒙山小调》,白建民高唱陕北民歌……我们谈笑风生、手舞足蹈,完全忘记昨日的艰辛和痛苦。儿子,在逆境中要学会积极调整状态,为以后的爆发做好积累……”当我站上指导员的岗位,从前的积累真得起了作用。我连续3年捧着“基层先进党务工作者”的证书回家给父亲,他对我竖起大拇指。

父亲的信像时光机,把我带回他那个年代。回望前辈们,4毛8分钱的伙食,一个训训下来,因血液循环不畅,手脚肿大;肩膀被枪背带压得红肿破皮,汗水渗进皮肤疼痛无比;双脚在厚重的作战靴里被汗水浸泡,遇上合练,来回10公里的路程,汗水就变成了血水。但每次思想松懈时,我就会想起父亲的告诫:“当兵就不要当孬兵!”10个月下来,我没有休过一个周末,始终坚持训练,还当上了标兵,荣立三等功。

父亲想让我在部队成长,书写他的军旅路。2015年“9·3”胜利日大阅兵,当习主席宣布裁军30万时,父亲比我还紧张,害怕儿子因为改革也要脱下军装。但我比父亲要看得开,跟他说:“爸,你放心!儿子的进退走留都是部队的选择,现在国家和军队强大了,我们只要跟着党走,在哪里干都是干!”这3年,我专心本职工作,从指导员干到教导员,父亲悬着的心才慢慢踏实。

四

今年4月,我的女儿出世,父亲抱着她满屋子哄。女儿哭得厉害时,他就把一颗小红星放在她胸口,女儿一会儿就不哭了。那是父亲当兵时戴过的帽徽。记得我刚懂事时,父亲把小红星戴在我的小帽上,摸着我的头说:“小伙子快快长大,长大了跟爸爸一样去当兵!”我顽皮地说:“我一定要去当兵,去玩手枪打大炮!”

近40年过去,父亲已是冰霜染发,腰曲背驼,耳聋眼花,但一忆起部队往事便容光焕发,仿佛回到当年。

我已不再是顽皮少年,父亲也回不去当年,我和父亲的两条军旅路没有交叉,但我们隔着漫漫岁月一起走过阿拉沟,走过北京,来到香港。一路走来,父亲如影随形,像指明灯,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更像太阳,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能源。感谢有你,我的父亲!